



溪山清远(组诗)

邵永刚

花枝
……从薄寒里蓄起花苞
在古崖前
那纤纤的腰肢摇曳得越来越好看了

风吹,头顶的云不止一朵两朵
它们是哪朝哪代的岁月呢

竹下小憩
微风,丝丝,缕缕
丝丝,缕缕的
俟尔在前,忽焉在后

如来,如去
清无点尘

眼睛微微合上的那一刻,听见鸟鸣
滴滴沥沥,静
净不染

人世之巧,怎及得天地无心

穆溪之野
熏风徐徐吹
细雨微微飘

梨花一枝
莹润剔透地于崖畔
愣怔在清奇的光里

她也是独自来到这里
然后再独自离去
谁知道呢

晨记
落在树叶上的雨,万滴,亿滴

了了分明
其中的一滴敲响了最远的那座村庄

清晨
那座村庄的树叶
全映着湿漉漉的绿,和光

清纯的人世多么辽阔啊
还有什么好寻找的呢

暮晚
落日圆满,落日下的尘世
也是

古人陌上吹笛
今人窗前斜倚

风懒懒地吹

懒懒地把过往的日子,和
那些日子里的风声、雨声、欢笑声
吹下枝头

空山
落回红豆杉上的弯嘴鸟
竹篱,木窗后镇定的捣药声

青岩书院:宽袍大袖,羽扇纶巾
那是上个朝代,或上上个朝代的
光景

雨后的香樟,紫薇,大叶榕
和粗榧,馥郁、宁静

穆溪,一脉清流
有时也把偶尔散落的鸟鸣和花

瓣儿
带去了山外

穆溪小记
漫坡的叶子,正在随风凋落
夕光里去溪边汲水
四野静悄悄的

瓦罐里的水
似乎一直在应和着不远处某只
秋虫
的唧唧声

四野静悄悄的
不远处,清冽的虫鸣
恰好闪烁在一星一点之间

山间书(十七)
山深宜泊月亮船

干净的风静静吹着干净的星辰
烟疏岚阔,峰峦涛聚
郁郁乎,邈邈乎

山深,无一字可寄
遥拜遥拜

青岩书院遗址
白云生处,漫无边际的草叶
都是回声

像遥远的一个梦——

漫无边际的草叶,眼神清澈
干净
青生生地摇曳不已

野有蔓草乎

山川无恙乎

穆溪散意
枯藤昏鸦,小桥流水
桥旧,水新
淙淙的水声偶尔暴露了石桥的
位置

山,起了云气:缥缥缈缈
一汀草庐似乎也只好之之乎乎
者者也
起来

露落竹间,远峡风逸
月下,盈盈的荷塘
只养清水不养鱼,可乎

幽兰
饮了一些露珠
润了一些烟岚

在逸秀谷,一茎花萼,素极
像生命里的一个意外

“清风过之,其香蔼然”
昨夜的星辉,月色
仍被她悄悄挽留在了首诗里

穆溪之忆
峰上云青,水中石白
穆溪之野也

采葛,食薇,花落彩中
一箭自放于大林丘山

漫天繁星,似下在身体里的雨
古淡,闲远——
身体里,什么被淋湿了昵②

秋野行(外一首)

石看祥

树叶摇落。庄稼入库
面对天空,大地吐露心声
弯曲的河流,低眉顺眼
像门前晒暖的老人
大堤上的行人,一会儿出现
一会儿隐伏
他慢慢地走着,最终又回到出
发处

面对秋风,万物臣服
他感到体内有一股东西涌动,像
秋风

十月
一些人赞美
一些人皱眉
处于两者之间的人,眼睛望向
别处

哦,十月。你让我欲说还休
我爱着你的丰收,也恨着你暗藏的
阴冷

十月。我的乡亲又一次梳理田野
然后,候鸟一样飞走②

残秋素描

王金政

连日的阴雨已过
阳光殷勤
为世界收拾残局
颗粒皆已归仓 泥土不辱使命
渐次裸露出胸膛宽广
落叶枯草共枕一席
秋残 叶落 乔木逐渐轻松
卸去一生的沉重

云朵衬出天之蓝
有几朵游弋在水塘里面
田野日渐空旷
野草行至暮年 和粮食们不
一样

它们仍没找到归仓的理由
余下的一丝老绿 是其晚年的
自尊与凄凉

世界 并不满意自己的形象

总在不停地变幻容妆
一株狗尾草正无力摇曳
已无人光顾的田埂上
两道深深的车辙 是劳动发生的
见证

田野 有一个恒定的主题
年年叙写新的篇章
蕴藏了梦想的黄土厚重
内容一直充实
走在金黄的路上

一方水土 关联一日三餐
迎送万户炊烟
故土顺应时令 服从安排
被愿望覆盖的黄土地
再一次倾囊相送
这算是对人间的
最深情的交代②

梦萦西山坳

孔得方

中国人素有故乡情结,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记,谁也改变不了。我的故乡,位于遂平县西部的嵯峨山,那里青山绿水、峰峦叠嶂,是一处美丽宜人、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小时候总想到山外去,后来上了学,参加了工作,离开了故乡,才知乡愁的滋味。在无数个寂静的夜里,故乡的小山村悠悠地飘荡在我的梦中,伴我入眠。

在葱葱茏茏的老槐树下,裹着头巾的奶奶坐在小院门前的青石板上,拐杖斜靠在腿旁,阳光从枝叶间洒下。微风吹来,阳光也晃悠悠地照在她的深色布衫上。从山里捡回的青石砌了一圈低矮的围墙,多余的石板便摆在门前大树下,这里便成了乡亲们消暑纳凉、吃饭谈天的好地方。初夏时节,墙根的各种藤蔓开始铆足了劲儿往上攀缘:丝瓜、苦瓜、菜葫芦沿着斜插着的竹竿往墙头上爬,野生的牵牛花也来凑热闹,在竹竿上吹奏着几朵淡蓝色的小喇叭。

黄狗眯缝着眼,趴在奶奶的脚边睡着大觉,偶尔懒洋洋地伸下腿、翻个身,继续闭目养神,仿佛人间的一切都与它无关;母鸡则忙碌极了,领着几只小鸡在草堆里刨土找食儿,咯咯地叫着;小溪里,成群的鸭子不知疲倦地游来游去,似乎游泳对它们来说有无穷的乐趣;几只大白鹅卧在溪边的草

丛里,似乎是在下蛋,但我并不敢跑去,因为大白鹅凶过狗,这一点我和狗都是知道的,狗都不敢干的事,我更不敢干。

悦耳的歌声从远处飘来,邻家的姑姑提着一个大竹篮从坡前走过来,竹篮里装着采回的“牛抵头”,也就是夏枯草的穗儿,有时还有香气扑鼻的金银花,因为是金、银两色,所以又叫二花。姑姑哼着收音机里听来的流行小曲儿,红红的脸上淌着汗珠,笑起来露出了两行整齐的门牙。姑姑坐在石板上同奶奶说话,黄狗也伸着狗头嗅她,不停地摇晃着尾巴。突然,黄狗朝门前的林子吠了几声,然后就见山下村子来采药的赵三伯挑着两大捆山荆芥从林子钻了出来。

赵三伯将挑子靠在槐树下,讨碗水喝。奶奶呵斥着黄狗,姑姑端来了一瓢井水。赵三伯咕咚咕咚地喝着水,黄狗嗅着他的被山草染青了的裤腿,慢慢地摇着尾巴。山里的井水甘甜,清凉解渴,城里人游玩的时候总会灌几桶回去,说这是纯正的矿泉水,稀罕着呢!

村口传来拨浪鼓的声音,这是外乡的货郎来了。他一手推着大梁自行车,一手摇着牛皮拨浪鼓,车后的货架上安着一个大箱子。黄狗围着他跳来跳去,仿佛在欢迎山外来的远客。货

郎的箱子里几乎什么都有,吃的、玩的、用的,都装得下。爱打扮的大姑娘、小媳妇挑选着喜欢的头绳、发卡;上了年纪的妇女喜欢买些针头线脑,做针线活儿;我和小伙伴则爱他箱子里造型各异的口哨、逼真的小手枪和鱼钩、鱼漂等。尤其是他手里的那个大牛皮拨浪鼓,谁都想买,可他偏不卖,碰也碰不得。有一次,我趁他不注意偷偷摇了下,他立马瞪大了双眼,一把夺了过去,掖到了裤腰上,从此便没人敢再摸他的宝贝拨浪鼓了。

货郎还没走,卖豆腐的又来了。卖豆腐的老王推着架子车,吆喝着“豆——腐——”,拖着悠长的腔调,像是在唱戏。老王的豆腐是用山泉水做的,吃起来很水嫩。你要买多少豆腐,只要说个数,老王铜刀一划拉,放秤上一称,这一块准够,然后再给你饶一块二指来厚的。架子上有调好的辣椒、蒜汁、碗筷,想吃辣椒豆腐的,言一声就行了。

只见老王左手托着一块热豆腐,右手持铜刀,横三刀,竖三刀,再平着片三刀,手掌上的豆腐看着还是一整块,但手轻轻一抖,大小合适、厚薄均匀的豆腐块便落到了碗里,辣椒、蒜汁往上一浇,一碗冒着热气的香喷喷的辣椒豆腐便好了。有人端着碗坐在石板上吃起来,有嘴馋的也过去捏一块

尝尝,别忘了赞美一句:“今天的豆腐不赖。”有捣蛋的挑一块辣椒到地上,黄狗以为是块豆腐渣,赶紧跑上来,鼻子一嗅,被哈得打了个喷嚏,哼哼唧唧人似的跑开了,一群人都笑了起来。

还有卖凉粉的、灌香油的、收破烂的、收杂皮的……他们隔三岔五就会去一趟,每次都空不了手。因为我的故乡离集镇太远了,有20多里地,所以这些游走的商贩给乡亲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时隔多年,他们各具特色的吆喝声我仍记忆犹新。卖凉粉的大老远就开始吆喝:“大——米——凉粉。”前两个字拖得声音较长。收破烂的则分为好几类:“收——破烂儿!”这是上了年纪的,蹬着一辆三轮车;“收啤酒瓶、废铁、书纸、破鞋底……”这种把回收的物品都喊出来的是些中年人,开着机动三轮车;收杂皮的就喊得简单多了,只一句“谁有杂皮拿来卖”,有些收杂皮的还兼收长头发,就加一句“收头发辫儿”;灌香油的则更懒了,连喊都不喊,直接在三轮车上挂一块铁,边走边敲,叮叮响,香油也是真香,哪怕走出2里地,香味儿还在呢。

离开故乡十几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坐在窗前,遥望着夜空,遥望着远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屋都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③

槐树

赵弘正

记得邻居家墙外有一棵大槐树,大有“青槐树树烟,客舍苑墙边”的样子。春天,这棵槐树的新芽格外嫩黄、清香,而且黄得很孤单、香飘几十米,远看似一团如烟似盖的风景,让人浮想联翩。

槐树的叶子一般不生虫子,自我保护能力很强,种上一棵就会成为夏天纳凉的好去处。那时,槐树在乡下并不常见,邻居家的那棵槐树常常让我想起小时候发生的点点滴滴。

无论哪个季节,总会有人去够槐树的嫩枝条。拿回家后,看大人用镰或刀先是刮掉绿皮,再接着刮绿皮下的二层皮,最终与鸡蛋一起炒着吃,或与杏仁一起熬茶喝,能祛风除湿、清热解毒,还可医治口腔溃疡等。槐树叶、槐树根也都是药材。

每逢初冬,当槐角被风吹落,或者被鸟儿叼啄,我可以轻易拾到一些。槐角是槐花落后的种子,长长的角,可结6粒种子,饱满的绿绿的槐豆像晶体,给人以诱惑。那时,我把拾来的槐角拿到水边,先用水冲洗黏液,拿掉槐豆,就剩下包着槐豆的槐豆胶。槐豆胶吃起来黏黏的,透着一缕清香,至今记忆犹新。

冬天,朋友送我一包槐米。我仔细看了一下,每一粒都金黄金黄的,非常精致。捏一撮放进茶杯,开水冲泡,然后咀嚼一下喝到嘴里的槐米,满口生津。槐米茶的清香

很可口,喝久了老远都能判断出槐米的香味。

昨天,我与一位同学相聚,闲聊之余得知他目前在收槐米。他的话让我想起当年收槐米的人,骑上自行车,带上一杆秤,拿个编织袋,在村里一路吆喝着“收槐米喽”。

除了邻居家的槐树,我后来在泌阳县马谷田镇孙庄见到过更伟岸的槐树。那棵槐树峻拔而挺立,三丈多高的树干撑起一片绿云,在天空中婆娑,在一点点丈量时空。从古树保护的名牌上看,它已在此守候了200多年。有关资料显示,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有一棵“中华槐”,树龄2500多年,虽未亲眼看见,但也给我以震撼。

古时候,人们一般把槐树种植在寺院里或家庭的院墙外,既起守护作用,又给人以希望。古人于槐树写下了很多诗词,寄托对家乡的思念、对故人的怀念。

不管哪里的槐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们一直把自己奉献给人类。人们也总喜欢围着槐树转。

槐米、槐角、槐树皮、槐树根……仿佛已带着诗情画意融入了我的身体。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粒槐米、一个槐角,为需要的人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③

